

國朝宮史續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十一

典禮五 盛典五

授

受儀五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臣等謹按儲貳金鑑於疊奉

諭旨外恭錄

聖製文六篇冠於簡首援古衡今咸仰

折衷至當

聖謨所發著為

大文識深慮遠剴切詳明六篇外凡有關
授

受者如

慎建儲貳諭專為萬世貽謀

垂訓又如

酌天家冠服之宜

申進冊紀元之理經權悉秉

聖心

謨典宜昭萬禩依類編載敬識

聖人立言為經用彰法守

讀公羊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即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祛諸孽覲覲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

以賢乎且啟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余以為棄辛之貴而立啟之賤猶不至於屋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絕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闢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說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

民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輕而以己妻
媵娣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况天下萬民之大
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
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為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
子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
是言則公羊之說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建既已論之
詳矣茲因光武廢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

以陽為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令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光武之慙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聞立長立德不聞貴若云貴即彊母不嘗為后乎夫彊可

廢也郭不可因彊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
寅之意蓋以為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
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之

書明列代玉冊事

予於戊辰年奉藏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弄勝朝
列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其時究年少
未門及於有冊而無寶也茲因一律重造

太廟冊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冊觀之並思其有
冊無寶之故蓋其冊多用條玉此即玉檢金繩之遺

義耶於是憬然悟曰此冊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也夫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其條則為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寶則固四圖一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寶改製他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冊寶胥不見於世亦可徵也而明末經流賤之變蹂躪兵燹遺其重器寶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之有蓋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歷觀諸史開創者多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即有不常厥德以致失其祖

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萬民其重於宗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宗器中計其歷久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慎是則予之弄微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意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雲仍亦以予慄慄危懼之心為心而敬

天愛民以凜難諶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濮議辨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為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為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為人後者世

所嘗有皆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
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為伯叔是以
帝王為重而以父母為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
強為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
之議張璁桂萼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
為皇考追謚帝號入廟苟以竊一時之利祿而不顧
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
人者矣予以為為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

或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即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
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
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為不祧之廟祀
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
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為耶余因感
司馬光歐陽修濮議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
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辨為萬世

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五為
水火邪如張璠桂萼為賣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為君
者平時敬

天愛民不致見棄於

天嗚呼可不慎哉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
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
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為祈天

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
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
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
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遙矣不可屈指
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
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
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
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厯怠
政天啟童騷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

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召誥鮮能知要也
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覽者亦
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讀韓愈對禹問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
既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
與子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於
此亦不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天之所與是以人君祈

天永命莫先於愛民得民心則為賢而與之失民心
則為否而奪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或曰三代以下
率與子而不與賢是誠

天意乎是皆得民心而應與之者乎曰利民之大與
深韓愈固言之詳矣茲不贅論三代以下其嬗代不

一氏是非不與子而與賢乎雖其中亦有奸雄攘竊如曹操司馬懿之倫不可謂之賢然必其繼世之子之不可與者也若繼世之子上能繩其祖下能得其民

天必不以與他人也是語也人或不敢言而余因讀韓文闡義為辭其意正重乎此有守器之責者可不熟讀是文而知慎知懼乎儲貳金鑑之書已成因命續錄於篇向所著讀公羊傳等六篇皆有繫於天命人心嫡庶賢否之要並著續錄焉

慎建儲貳諭

予踐阼默禱之事言之屢矣茲仰沐

昊慈克符初願因十月朔例應頒時憲書特於九月初吉宣立皇太子用昭付託前此不立儲嗣之由亦節經降旨申明至為詳盡夫建儲立嫡三代以下無不遵行朕讀書稽古豈於此名正言順之事輕議其非皆我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為皇太子並特選正人輔導如湯斌徐元夢皆係公正大臣非不盡心

匡弼乃竟為宵小誘惑不能恪供子職終致廢斥後
遂不復冊立夫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之子可
見氣稟不齊即聖君而兼嚴父日以敬天法祖勤政
愛民而命耳提尚難期其遷善改過孟子所謂父子
之間不責善蓋實有見於此何況一二輔弼之臣安
能格其非心變化氣質乎是則繼體象賢惟賴
天心眷佑篤生哲嗣及嗣子之能承受與否耳予自
即位後亦何嘗不欲立嫡嗣初以皇次子為
孝賢皇后所生循照雍正初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貯乾清宮正大光明扁上之例亦
將其名親書密緘扁上不意其早年無祿曾同大臣
等啟緘閱看贈為端慧皇太子後以皇七子亦係
孝賢皇后所生原擬書名緘貯因其年未長成遲而
未果旋亦早世嗣於癸巳年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鑒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為籌定特不效前代之豫行冊立務虛名而無實益耳今荷

天恩申錫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計丙辰歸政不過數月始將密織嗣子之名召對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公同閱看宣布諭旨明示中外來歲大建親授錫慶延釐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若未經頒旨以前設臣工中或有建議立儲者其人必非真懷忠愛不過託為讜論陽附正人君子之列實則冀徼後福陰為

資緣干進之階非為名即為利而名利兩收終歸為利者多似此莠言亂政之人自當立予重辟然國家儲副極非小事彼既託為正言而抵之罪究非美舉今朕躬行上儀親為付畀中外翕然臚歡交慶皇太子體度端凝仁孝夙著克肩負荷新正授受之間實為盡善盡美天下後世公論以朕為德位乎不德位乎設朕於此稍有不欲歸政之心又何妨不行此典且皇太子及內外大臣皆具摺籲請至期願始行歸政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朕亦何難俯俞所請乃朕於

御極初年卽以紀年六十傳位嗣子之意齊心默禱
近年屢於諭旨內諄諄述及是朕顙

天歸政之語不肯繫戀天位之心

上帝鑒之天下臣民亦無不共見之今賴

昊蒼默佑諸吉備臻欣慶之餘竇深欽感迴念

聖祖大漸授位

皇考其時係內大臣隆科多宣傳

顧命逮

皇考傳位朕躬宣示密緘倉猝之際朕不敢自行啟

封召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茲朕躬享大年懋膺多福明頒詔旨親御殿廷付授神器以今視昔吉祥善事孰逾於此此實

上天保佑申命有加無已之

洪貺朕今壽望九秩精神康健視聽未衰若來歲歸政遽思自暇自逸竟置天下重務於不問則非所以敬承

天眷亦非御極初年定期歸政不肯戀位之初心矣夫天下至大神器至重儲副之寄運祚所關方今綱

紀肅清外無攬權怙勢之臣內無婦寺偏寵之事朕
親裁庶政鉅細無遺宮中府中皆為一體雖不明詔
立儲實無絲毫流弊若如前代權奸柄國女謁公行
黨援門戶秕政百端而書生迂見惟斷斷然爭持國
本之論甚至君臣父子不免猜疑如前史所載唐宣
宗時裴休請立太子帝云若立太子則朕遂為閒人
宋太宗因太子廟見還宮都人擁道喜躍帝聞之不
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於何地又明神宗因梃
擊一事召文武諸臣責以間離父子因執太子手謂

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等語此由唐宋諸君繫戀天位以神器為私靳而不予而明神宗又因內寵固結覬覦非分以致盈廷聚訟骨月生嫌前事具在可為殷鑒我朝

家法相承乾綱獨斷惟期慎簡元良從不稍存私愛而朕紹承統緒首以付託得人為重無一毫繫戀天位之心無一息非凝承

帝命之念用能默通呼吸感召庥嘉實朕御極以來六十年如一日也總之儲貳一建其弊叢生不特命

士依附易啟嫌隙而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於驕佚
而不知我國家不明詔立儲燕翼

貽謀慮至深遠即緘名密貯務當慎之又慎不可豫
為宣露如朕現在舉行歸政亦必俟為期至近頒旨
宣示此實萬年無弊之法我世世子孫若能敬效
祖宗及朕之用人行政於以欽承

吳眷祇迓

鴻庥亦如朕之躬躋上壽再立太子踵行歸政典禮
禔福延洪用昭億萬禩無疆之慶此朕所深望於方

來者也特將始末緣由再行申諭此旨著於尚書房
內閣軍機處各鈔錄一通敬謹存記永為法守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曾元輩仍在尚書房讀書及應
用冠服訓

我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敬

天愛民海內昇平梯航向化朕春秋二十有五御極
踐阼初即拈香叩祈

天恩設能如

聖祖仁皇帝之享祚綿長仰邀

昊眷克繩

祖武壽祚延洪享國六十年即當歸政不敢更冀有
所過算令荷

天恩篤佑八旬開五康彊逢吉五代同堂撫御寰區
幸周甲子明歲丙辰即屆歸政之期大廷授受景運
增隆實為史冊罕覩惟念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元於
子皇帝嗣位以後一切章服儀制例有一定等差不
可僭越但朕為太上皇帝而皇子皇孫不能照諸皇

于皇孫之例遂與宗室等倫於親親之誼似有未協
著於明年歸政後所有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孫元孫
仍在尚書房讀書應用冠服韁轡等項俱著仍照現
在之例不必更改朕年登九秩即得六世來孫亦當
視元孫一例豈不更為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我子
子孫孫繼膺統緒倘亦能如朕之享國綿長舉行歸
政典禮為太上皇者其皇子皇孫等亦如今日朕加
恩曾元輩之服物禮秩照此永以為法光昭奕禩衍
慶徵祥實我大清億萬斯年之福若無太上皇之稱

則當照國家宗室舊例不可僭越有紊成憲用是特頒訓諭交尚書房敬謹存記俾我世世子孫知所稟承以示惇睦而昭法守

授受禮成申示撰進頌冊諸臣諭

本年舉行傳位大典大小臣工撰進冊頁朕幾餘披閱多有稱頌功德揄揚盛美其辭未免過諛實甚慚愧朕御極六十年來敬

天勤民用人行政一切實心實事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今將諸臣所進各冊遴其措詞尤雅者以備觀

覽自宜酌加獎賚特將內庫藏貯蟒袍緞疋荷包等件分別頒賞以志一時膺颺之盛惟冊內間有稱乾隆六十一年者雖係臣下頌禱之詞但朕自御宇初年即焚香敬告

上蒼若紀年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之數節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今敬
迓

洪釐幸符初願新歲大廷授璽鉅典喬皇實史冊所罕覩朕仰邀

昊眷精神純固於巨細政事仍當躬親綜攬弗懈益
虔至於授時頒朔已書嘉慶初元若於乾隆六十年
後復以次增紀轉非朕當日籲

天不敢同

皇祖之初志即嗣皇帝於年前率領王公大臣等恭
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百本朕亦祇令於宮廷陳
設及頒親近王大臣而各省頒行仍俱係嘉慶年號
內外章奏亦一體令書新元可見朕志先定積久弗
渝今自元辰授位時序均調現屆中和節已沛春膏

優渥視往歲更為雨暘應時此皆朕誠意久孚於默
禱初心不敢稍有踰越用能懋膺

景貺篤祐延釐而諸臣獻冊臚忱既過於頌禱又兼
懷觀望未能深喻朕志將此再行明白宣諭用示朕
凝承

天命永矢敬誠至意

聞授受禮成示撰進頌冊諸臣諭識語

前諭既申明朕即位之初焚香告

天紀元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用舊年號以次增載及授受禮成後遂命內外
章奏一體令書嘉慶新元用示凝承

天命至意惟乙卯頒朔之時因嗣皇帝率領王公大
臣等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朕不欲重違所請
祇令備進百本陳設宮廷及頒賜親近王大臣等不
令徧行中外而勅旨頒發書太上皇帝者自應仍以
乾隆紀年亦體制不得不爾敬思朕自十二齡時受
皇祖恩眷即有福澤較厚之

諭令果荷蒙

昊蒼洪貺於六十年舉行傳位大典朕年躋望九精
神純固日勤訓政親見五代元孫來年即可冀得來
孫之喜諸福具備此實受

天之祐過於

皇祖當日

眷顧深衷貫至今日朕疊受

蕃釐益深敬凜於凡朕之御旨御筆紀元仍用乾隆
叙年亦體所當然於朕初元籲

天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之意仍並行不悖益以徵國家景祚
龐鴻延庥襲慶為千古以來未有之盛軌也因披覽
前諭復申識語如右乾隆六十二年仲秋月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十二

典禮六

盛典六

授

受儀六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

臣等恭繹

聖製詩集自乾隆乙未以來即

豫計歸政之期因言見志望遂

初心逮夫周甲紀元

詔宣成命凡所以彰

勲

華之禪繼紀福祚之龐鴻者雅頌所無敬登卷帙

至

聖製詩餘集丙辰以後尤多

訓政之篇並宜臚載我

皇上於受寶之日敬契

傳中紀

恩成頌堯典舜典虞書本合為一篇謹彙錄以昭盛

朝賀凡朝正外藩主初侍免其兼內廷行走之內朝
薩克索古王公主者亦分別御前執清門班次於年
節前後
仍罷朝正來鴈臣

元旦試筆 壬寅

古云七十歲懸車歲過懸車有二予奢望乾隆滿周

甲即當寧壽就閒居十三年月彼猶達

余意於乾隆
六十年歸政

願志寧壽宮自今
計之尚有十三年宵肝勤勞茲敢疎傲祉昌昌運元

旦綵箋試筆遂成書

新年四日值初辛齊在元朝致敬寅巳未丙寅戊寅

丁酉殊佳歲

今歲正月初四日上辛辰以雍正七年
宜考諭旨因元旦朝賀不宜展祈

載之期於次年行禮其乾隆己未丙寅戊寅丁酉四
次用次年者以諸 來朝慶賀儀節不宜有闕也
今非向年可比宜謹遵 聖考明諭 祈忱仍
用上年自元旦即齊戒具朝賀行禮改用初五日禮
以義起斯 豆蓬壁帛合躬親爰遵
之謂乎

雍正明裡諭那重

慈寧慶禮申

撫今思昔
不覺悵然

審理酌情垂典則邀

麻奕葉福斯民

元旦試筆

甲辰

連曙聲聲爆竹喧皇都景物慶茲繁持盈保泰從頭

起課雨量情切已論昔日謾教思老伴

孝賢皇后
與于康熙年者

在亦當古稱有
四視元孫矣
開年且喜得元孫
曾孫庚戌年云新歲可得

元孫如蒙

吳眷辰重值快觀吾兒初改元
乾隆元年為丙辰計六十年歸政文幹正

月今距歸政尚十一年余亦惟日茲秋以期然翼繩承敬遵吳天祐命耳

古稀天子承

天佑卅九年臨萬國朝肅肅予心惟至敬熙熙物意

總含韶孟春朔旦肇額頊元載四千仰帝堯
帝堯元載亦甲

辰故歲甲朔辰後三日丁寧民事始今朝

元旦試筆
乙巳

物昕曙色晃晨光玉帛太和朝萬方

累洽重熙百年九思艱圖易一心長滿旬冀授吾嫡
子其繼應稱太上皇能否如斯豈敢必顯乎企矣額
穹蒼

康熙元載在壬寅六十一年重值新不敢相同夙申

願

懷子踐阼之日甲

天而祝若

上蒼錫歲

一年

豈知可幾

計讀作

庶禔身

即位初年幼竟未計及若至六十年予常八十

吾歲後逾五旬方始計及八十五歲豈易得者然茲
竟遇古稀去歸政之年亦祇餘十歲或可副所望惟
敬俟耳
天佑耳
七旬登壽凡六帝已見古五十紀年惟一

人六帝中在位五十年惟漢武帝一人漢武却非所景仰宋家高孝

更非倫漢武帝雖尚稱有能為之主然失德頗多非吾所慕若宋之高宗孝宗國仇未復而遽圖

遠身未老而稱太上皇遊宴西泠益懋鄙薄亟為之哉

元旦試筆丙午

丙午而逢朔丙午元辰弗集女元辰欽天監奏元日食曜女宿自

一度至三度雖云日至致千歲寶凜

天心警一身規避忍為辭政事晉宋高宗以四十八即倦

勤稱太上皇此皆國一己之遠不顧宗社大計也予今七十有六律以人臣應申之義歸政亦當矣然當

願必至六十年而後歸政且今不旦及後十年乙卯元旦胥值剝蝕之災予應當之亦不忍以貽嗣子也

若蒙天佑遇乙卯則次歲丙辰為嗣皇帝改元新祉慶何如之支持尚覺有精神

當之以已祈

乾祐猶日孜孜待滿旬

太和朝賀例須停交儆同欽勗在庭詎肯諉之為氣

數無非

教也慎聲形六街喜爆原無禁禮不下庶人京都比戶慶正原所弗禁也

萬戶屠蘇自可聽漏報正中羣仰照是日午初三刻復圓寸心

餘暢未遑寧

戊申元旦

元辰喜值會干支是日甲子百歲希逢聲首禧甲是東方

生物始子居北極冠時基為君難日欽無逸莅此久

時勵有寅七十八翁八旬近七年歸政此後之

戊申除夕

甲子會元旦誠然獲有秋呂氏云元旦值甲子綏豐

幸各省賑濟亟荊州今夏惟荊州災最重祈歲一心切迎年

萬福求如斯復七度歸政得優遊

元旦試筆已酉

農諺申過酉入初乞漿得酒祝休徵論句負宸七將

八數

上聲

世弄孫元繼曾慢惜歲增為歲減且欣年減

是年增處尊莅久滋深畏消息理昭切業兢

四始開農法太微勅幾方寸凜惟幾亮功凝績理紀

協九寓萬邦留熟祈戒老已忘戒彼壯用寬自勝用

其威歷干以六逮乎丙歸政吾將泯是非

庚戌元旦

庚戌三陽又肇春

天恩沐得八之旬七希曾數六誠有三逮應知半未

臻

三代後帝王年登古希者惟漢武帝梁武帝唐明
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至於年登八十者

久惟聖武中宋高宗元世祖三帝然純木正代
同室予仰沐天恩備進諸福九深所荷幸值

久安戶尊盛殷懷長治俗還淳自強不息重銘志既

錫八萬千之寶復刻以自強不息亦猶七旬時刻
古希天子之寶刻以猶日孜孜皆能乾惕之志也

歸政乾乾待丙辰

元旦試筆壬子

辛歲繞過朔值辛悉新協洽慶生寅晴量雨較從頭
起肝食宵衣一意諄己力敢辭曰耄耄

天恩惟賴有精神四年歸政期為近希得高閒作上人
東皇生意發初青萬物羣雍表色形前括周詩三十

鼓

已道蘇大學石鼓所存之字復集成詩十章於太學又無河文廟各為新鼓十樹之集舊有石鼓

為

三十今摹歷代十三經自漢魏以來歷代俱有石

立

藏前街所書十三經選石摹勒曰時曰會敬為奉

一

息一消體弗停不得已師靖廓爾志讀喀連來提

報額

蒼靈

元

旦試筆

癸丑

倦勃猶待丙辰年敢懈而今未歇肩壘始慎終勵不

息若陽時雨祝無愆農祥慶幸逢三白武績何期賦

十全泰保盈持祈

吳既永銘斯志寸衷虔

憶自幼齡知讀書匆匆今至八旬餘德修行踐曾何
有內聖外王總怵如與物春臺共條鬯撫時六幕願
和舒古云適百半九十惜分寸陰正慎予

甲寅元旦試筆

一氣貞元運

顓寓恩光區宙普包蒙羣雍堪堪欣條秀舒疊徐徐
達棟通曰九曰三著義象惟乾惟惕慎淵衷財成輔

相晉應最自謂於中責在躬

開元歷五十有九本不款期恩賚

天誰識忽忽過爾許祇成屹屹尚依然民安更治夫

何有手拱衣垂肯自便轉瞬丙辰餘二載庶幾符望

老人全

乙卯元旦

心願符初六旬歲

予自丙辰歲除以來乾惕日增昨

六甲迎惟即往之初焚香告天惟願在位得至

六十年即當歸政何事年終未盡身體康健每日勤

政和無殊往昔當寧壽宮初華時即有

符望聞達初堂之願今年心願符初矣

天恩賜百二十年春餘依古以來祖孫兩代享國百二十

歲二月過間九十春先衍成百廿太和開洽元敢如

望祖多餘數上聲朕在位日久海內臣民愛戴之

子弗即歸政蒙古諸藩守子兄撫軍行親愛不啻家

人父子即外藩州有諸國承事日久接理來賓諒亦

無一願子歸政者然朕當即位之初已無陳不敷上

同皇祖在位六十一一年是固範躬康復遠達

耶誠幸朝家第祿頻孔子論治以必世百年為難遇

皆謂兩必世合計之則百年而過其數矣非敢修運

會之隆所幸我大清照洽開增如泰阿所云爾受命

長年祿爾康詩人以為頌三代問誰幾周甲藐躬惕

詞者今何修而重臺遇之

已益增寅增寅以實無虛語惟有惠鮮千最愛民無言

遠東解鯨寡孔安國傳云加惠鮮之鯨寡之人陸德
明釋文鮮音息漢反如其說是鮮之鯨寡為三項人
若專以鮮連惠既不成立文且與上懷保語句不協
案蔡沈謂鯨寡之人春予綢給之使有生息蓋本呂
祖謙之說其從董濟陳繼王天與宋祖義諸家並從
其解至明劉三吾書傳會選鮮音僊則鮮之宜作平
聲史為明確之考漢石經作惠於鯨寡漢書亦作
引經曰惠於鯨寡則漢儒本所因之一解是蔡沈集
傳與經旨最合予臨蒞愈久益切愛慮惟愛民為安
政今年復著書增補全蠲積欠國慶與兆民同之
惠時值事莫不愛養而
惠鮮之彌以此自勗耳

乙卯元旦試筆用丙午韻

迴憶登基乙卯歲戌之月值亥之辰

是年九月初三日御殿即位其

日己亥

熙雍歷歷胥過我堯耄思思竟運身企聖教王

雖勵志日致月訖祇慙神欽承

天眷誠獨厚幸得乾隆紀六旬

履載無私照莫傳奉三屋漏即明廷風霆雨露何非

教朔始望初凜示形日月之食雖十載以前可坐而

聖象為君者自當心存警凜惟是德天以實不

以文予工冬心深思過自責躬諸寶政天下臣民

然共知不事求言帝命不違欽願誕心傳將近慎聰聽更上乎羣仰中

天麗喜爆聲喧歲旦寧

除夕 乙卯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慶年古今難得者

天地錫恩然

父母敢言謝心神增益虔近成老人說云十幸能全

予壬子著十全記以識我功因錄十全老人之寶蓋

為我以明君人之職不止武功一事且一日壬子某

位必當一日盡手其職惟當益切敬
念虔希 純祐茲陰日乙丑朔日元 聖授聖子聖

丙辰元旦

開泰三陽肇吉徵義艾乾德凜時來勳華上日法授

受唐宋宸年鄙逼凌徵待已躬勗無射頻錄

眷佑愧難承雖云歸政仍訓政而字心傳業與統

元旦試筆乙卯試筆韻

乙亥輪周建乙卯

自乙亥始至昨乙卯每年元旦一首乙卯歲成百廿首

三章例用詠元辰共成百以廿為什不覺八開六

至身憶昨居諸猶惕息

昨歲乙卯以經度所經元旦上元建於難象乎心深林若

思過庭

天以寅中無他故今既為天下得人

是恩亦昌教以輝

問吉祚

華春陰長即此仰感

是恩亦昌教以輝

肩自怡

即今尊養敢怡神後茲歲月聽而已那復

存佚志

即今尊養敢怡神後茲歲月聽而已那復

勞勞計幾旬

嘉慶間元舊令停

予紀疏乾隆周六甲昨歲九月以五冬即須頌頌先詔立皇太子

以丙辰年定名為嘉慶元年凡子申虔額率朝廷太

內外章疏文宇俱用嘉慶年號子申虔額率朝廷太

子申王公大臣具摺額請時憲書仍鑒羣意實出誠

惻問本願微愧體形反請臣懇請統於一遵入廣臣

子至情不能位却因允所請一用嘉慶年號書後紀

年自乾隆二年丁巳至嘉慶元年丙辰以昭建立授

時之王一遵照康熙六十年時憲書式遞年增載乾

隆年號以順子臣受戴之誠每年祇頒此憲書一百

概以為富遠之始御前親進王大臣等俾於開樽特

足為盛事嘉瑞而已然自問幾作之初雖香上皆系

故有同顧本逆完微有憾耳自六旬仍數聲甲乙

偏諸省令改觀聽嘉慶年號者仍此不改初志也

迴思踐昨炷香叩總覺衷心變弗寧

暮春揭嗣子皇帝恭謁

東西兩陵是日啟蹕用成長句

有序

丙辰

稽父傳子繼堯舜之禪避承家仰

宗德

祖功文武之道佑啟後憶昨歲瞻

鼎成之地告越年行璽授之儀雖已轅周甲之期尚未逮開元之始今則允符前願克遂初心太和典重於大延嘉慶朔頌於薄海緬紹

祖讓

祖之本志心慕匪虛臺歸政訓政之永懷肩仔未歇
若非

詒燕曷能左券之先探況通垂鴻久駕前言之默祝

仰酬何極躬率惟虔雖歲月以冀之長仍額重來

九襄

本疑庚申年于壽時九小再謂
以昨歲桃花寺行宮詩云九句重上切于思

今歲盛典庚戌升香符額上酬
人禮以時為大即宜將事歸于皇帝恭奉皇上

而雨露既濡之愛允宜即舉三春且我國家受

天春命紀元八號再繼丙辰

年丙辰太祖建號元命元

嘉慶元年

開國萬年三迴甲子

自至今歲凡一百八

十有
一年

作述積百廿之算春秋躋八六之齡閔惇史未前聞
馬慙藐躬何修遇此雖慚大當可告小康廣輪闔
益地之圖乾惕夔御天之錄養民四輔綢施錢漕
之蠲省歲八徵順額雨暘之若豐真開歲物總登
春清明之和暢經旬上巳之韶熙三日杖鳩千吏
繞奉爵於新正慈惇四推甫扶犁於吉亥兆姓惟
壬為任養百昌以子而尊萌是日初發軔於天門
顧掖輦之子舍雖尚能罄控既言耄而可以御輿

用示習勤勞便承顏而最宜策馬思十全克成夫
往蹟佇三捷即聽夫今朝迺鑒輅而匝地觀欣翹
弓劍而

在天對越彼拜前拜後雖諸侯尚盛事之傳況文子
文孫皆

先世所垂裕之慶謁

珠邱而有恪

鑒寶器之克承想

祖宗下顧而歆然興皇帝偕奉以歆若里記建鼓什

肇和鈴

昨歲瞻

陵告授終能乎與否尚疑哀

予昨歲以疾辭六十年於今春傳位嗣子因

極言間二月中旬恭謁

東而兩院舉祇告

授終之典但其時雖今歲尚有一年每念國策行百

里者千九十里之語能乎與否未敢自信乃寅荷

是恩祖德竟得純元周甲心願符初於今歲

正月上一日大統授廟時託得人仰蒙天祖

眷佑如此優隆予何忍即自圖暇逸且精神強固未

減昔時是以訓政勉

幾仍不敢不自勉耳

天恩上日竟傳璽心願初年歲匪蓬適百里誠九十

度付千葉那寸方竊與行馬從聲垂常例

近年年每逢巡幸啟蹕

時予仍策馬至道間東興隨從之望子等俱騎馬極
行此忙例也未 朝家法拜武習夢萬年所當遵
守是以此次嗣皇帝仍乘騎侍行一如舊例
予則以年近九旬安與尊養禮亦宜然也

家法兼因詰武功

丁巳元旦

乾隆嘉慶並聯行

前年乙卯七月建主皇太子詔以
丙辰為子皇帝嘉慶元年頒朔中

外其時子皇帝率王公大臣等懇詣時憲書仍用乾
隆年號不能授却因允所請每歲備乾隆紀年憲書
百姓以為頌賜字庶及御前親近王大臣等之用今
年丁巳仍以前乾隆六十二年憲書用備頒賜其通行
天下者俱為嘉慶二年
實從來未有之盛事也

宸寓普廓清全報逆苗平

黔楚逆苗滋事不得調
兵聲討節次已將苗逆

年生吳八月石三保石杆等按獲斬賊吳時石柳
 鄰之子生擒平亂賊軍全已剿殺惟吳八月之子吳
 廷義一犯潛匿未獲昨於歲前二十六日書福復明
 等奉平亂開近降節度備兵處提法將要廷義生
 時就出并其家屬一并解京王法此次若發用兵原
 出於不得已仰索上蒼祐鑒垂佑全已平定首
 惡無一漏網者至湘北邪款等各處束機竊發匪眾
 亦先後為官兵剿洗止剩一二賊渠往來奔竄以冀
 逞嘯旦夕現在大兵四路圍捕賊勢已窮無難全獲
 肅清感荷天恩順十全武功之外又贏一精
 惟並願勸收效自勉
 以仰酬 聖恩 欽欽仍此躬訓政懇懇欣看

子孝情悃史問他千古者實曾稀有凜持盈

元旦試筆 丁巳

數聲越康熙又一年思綸

皇祖夙曾宣

為自古帝王所常有予即位時刻年已

二十有五乃克付託元周中未遂初心不為難得自

強訓政如昔敢自勉近還九旬上視

元又越一歲昔 皇祖常有福過於 予之訓

已 聖慈恩奉 八旬有七望九近愧志為榮益

敬虔久道化成亦何有其盈則畏莫殊然以斯慄慄

難舒意敢曰高閒娛老便

元旦千文為人寅與正月建相同

豐稔 日千恰與月同居 按漢書任養於士吉協重室為

之兆 任養新春萬彙舒大寶箴仍懷蘊古而銘語亦

憶橫渠邪平苗靖雖完彼盡勦多誅究愧予

此次點

句於海宇不待已而用兵而邪軀匪徒東機端端
持雖經官典特簿第境今中渠既盡得大功告厥
我匪徒亦已肅加肅川屢獲賊日正法惟首逆劉之
其地之官二人竄匿耳延即日亦可就擒其已就
伊等自作之孽無可逭而朕念好生實有所不忍
完不能不以齊此後惟祈永戢武十羸一矣那重
之以刑為愧耳

戊午元旦

元之三更六之三嘉慶乾隆父子覃訓政心仍晝宵
篤承歡膝下清溫諳知予望捷衷均苦菊逆同籌不
盡談吉戊向陽旋寶運喜旌應即到西南
己未元旦

乾隆六十又企四初社占豐滋味參

史記律書云春者言萬物皆成

有滋也八十九齡茲望九乾爰三惕敢望三雖云謝政

仍訓政是不知慙實可慙試筆多言今可罷

自乾隆乙未

既成元旦詩一首後有元旦試筆二首此後所以為例而元旦投簡以來於一甲年例之作漸從簡而

元旦試筆仍依例成吟今予春秋八十有九仰接

唐有詩以紀然望九之年亦宜高年靜養荷

吳璣

皇上御製詩

丙辰元旦

太上皇父御太和殿

授受禮成紀

恩恭頌

大清國寶

授當朝涼德虔祈六恭調三十登庸愧虞舜萬年稟

命仰

神堯保民慎位書言守戒滿撫謙易理昭子職勤修

刻無違自

天景福溥新韶